
由排遊情緒說到文化衝突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夏威夷的觀光公害

一年前筆者舉家搬遷到夏威夷，本來太太和我打算保留着加州的駕駛執照，但最近我們決定申請夏威夷的證件，原因之一是為了方便旅遊。夏威夷雅湖島有許多個著名的旅遊景點，其中一個是恐龍灣（Hanauma Bay），那淺水的海灣遍佈珊瑚礁和熱帶魚，很久以前太太和我曾經瀏覽此地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。遷徙到雅湖島之後，我們一直想重遊舊地，但由於觀光人數過多，現在州政府實施了人流管制，每天只容許一千四百名訪客進入海灣，外地遊客需要在網

上預約，然而，當網站開始接受預約的時候，只需要幾分鐘，所有位置都會被掃清光。但當地人卻不受限制，只要持有夏威夷駕駛執照或者身份證，便可以長驅直入，這是我們申請成為正式當地居民的原因之一。

但這只是第一關，擺在面前還有其他挑戰。恐龍灣在清晨六點四十五分開闢，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，停車場往往在七時三十之前已經爆滿，為了避免向隅，我們在六點左右已在門口守候，如你所料，來到時已經有一列車隊在我們面前。

州政府的限制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之前，恐龍灣平均每天接待遊客三千人次，高峰日更高達一萬人次。不消說，如此繁忙的人潮對珊瑚礁造成了破壞，據估計，每天約有412磅防曬乳流入恐龍灣，這些化學物質會傷害珊瑚礁。

根據2022年的一項調查，約三分之二夏威夷居民認為他們的「島嶼是為了遊客而運營，犧牲了當地人的利益」。一位Reddit用戶表示：夏威夷原住民，特別是摩洛凱島（Molokai）的居民，希望政府將土地歸還予他們，而不是去發展旅遊業。

「排遊情緒」蔓延至全世界

這觀光公害和「排遊情緒」的情況並不只是局限於夏威夷，美國許多國家公園亦面臨着人滿為患，去年參觀國家公園的人次為3.255億，比2022年增加了一千三百萬人次，加州約書亞樹國家公園是重災區，遊客對該公園造成的破壞，需要幾個世紀才能修復。

再說遠一點，意大利威尼斯的人口只有五萬五千人，但每年卻接待二千萬名遊客，不消說，這小城市已經不勝負荷，現在威尼斯開始向一日遊遊客收取入場費，在全盛時期威尼斯人口有十二萬，由於許多當地人無法忍受遊客的滋擾，故此逐漸外遷。這種不歡迎遊客的態度在全球各地都在發生，瑞士一座小鎮對遊客已經不勝其煩，宣布要效法威尼斯收取入場費，印尼峇里島由二月起亦對外國遊客徵收旅遊入境稅。在西班牙馬略卡島和巴塞隆納，當地人都舉行了針對過度旅遊的抗議活動，巴塞隆納街上甚至出現塗鴉，要求遊客回家。五月，一座可以觀望到富士山的日本小鎮豎起了視線阻擋屏障，因為太多旅遊巴士停在那裏，讓遊客下車拍照，擠擁的車輛和人群對當地人造成了不便。

雖然旅遊業會帶起當地經濟，但同時推高貨品與服務的價格，沒有直接受惠於旅遊業的升斗市民當然會叫苦連天。此外，過多遊客會造成環境污染、交通擠塞。另一個問題是文化衝突，例如有些遊客會趾高氣揚、大聲說話和叫囂、不尊重當地文化，有些遊客甚至乎在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。總括來說，遊客受到排斥，是因為我們干擾了當地人原本的生活方式。直到目前為止，筆者所接觸到關於觀光公害的評論都是傾向於同情當地人，這包括筆者在內。筆者十分喜歡旅遊，我完全明白當地人的感受，因為我就是「加害人」之一，例如根據保護野生動物條例，遊客應該跟野生動物保持一大段距離，但筆者太喜歡攝影，有很多次我忍不住在近距離拍攝野生動物，結果招致一些人責罵我，在他們眼中，我就是一名「醜陋的遊客」。

歐美社會的移民潮導致文化衝突

有趣的是，在討論當地人和外來移民的文化衝突時，不少人卻站在外來移民的一邊，譴責當地人是種族主義者、排外主義者、白人至上主義者……。眾所周知，近年來歐美國家都受到大量移民問題的困擾，中南美洲的無証客如潮水般衝過美墨邊境，這已經成為了民主黨在今年總統選舉中的致命傷，最近共和黨領導的十六個州提出訴訟，要求停止一項聯邦計劃，這計劃旨在向美國公民的無證配偶提供合法移民身份。

歐洲國家則接收了大量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或者移民，例如由1970年至今，法國已經接納了大約二百萬名來自阿爾及利亞、突尼西亞、摩洛哥的移民。而德國由2015年至今，則接收了大約一百萬名敘利亞難民。請恕我再一次政治不正確，這些難民和移民對當地人在教育、醫療、財政支出、生活方式上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，這些影響比起遊客更為深

遠，首先，遊客只是短期過客，但難民和移民卻是長期居留；還有，相對來說，遊客的影響尚算是芝麻綠豆的小事，例如大聲喧嘩或者破壞環境，但後者卻構成了治安問題，甚至牽涉到恐怖主義襲擊，例如最近德國警方拘捕了一名敘利亞籍疑犯，他涉嫌在索林根市（Solingen）建城六百五十周年慶祝活動上持刀攻擊多名途人，被捕後，他承認自己認同伊斯蘭國的信念。

任何事情都會由量變到質變，當遊客只是小貓三、四隻的時候，這不會構成觀光公害或者「排遊情緒」，相反，人們會表現出好客之道；同樣道理，從前難民或者無証客的數目還未至失控的時候，人們會大愛包容。然而，當數量越過了臨界點之後，人們的耐心就會耗盡。在面對觀光公害的問題時，人們會設身處地去為當地人着想，會認同有關當局的限制措施，會要求遊客自律和尊重他人；那麼，在面對當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的衝突時，我們又可曾想過當地人也有合理的憂慮呢？

2024年8月26日

原載於香港《有情無國界》

[更多資訊](#)